

黄瓜挂满棚架，绿身细长，通体带刺，顶端还有黄花。黄瓜洗净，用猪油清炒，菜荒时，一日复一日，饭桌上都是它，寡淡无比，孩子总忍不住哭闹一番。隔三岔五，母亲将咸菜拿出一小撮，泡水煮熟，用来下饭。一勺咸菜，下大半碗米饭。抑或将鸡蛋搅碎，添米汤放在饭锅里蒸成羹。

桃子熟了，小如鸡蛋，大者近乎茶碗，桃尖透出一抹红，引来无数馋涎。桃子结满树，密密麻麻，压得树枝垂地，偶有三五个顽童拿一根竹竿在桃树下躲躲闪闪，东张西望。

夏初的桃树像怀了珠胎的妇人，有种富态美。清晨，露水凝在桃子上，茸毛竖起，桃皮沁出水光，映衬得桃腹格外鲜艳透亮。不多时，阳光斜切过院墙，将半树红桃染作胭脂色。几个肥大桃子忍不住探出身子，出了院墙，横在路上诱人。不几日，那物果然脱离枝头，不知进了谁的肚腹。

又是一年五月初五端午。适逢节令，自有平日所无的章程，立夏称重，端午包粽子、吃绿豆糕，中元烧香纸，重阳打糍粑，中秋食月饼，过年祭祖，清明上坟。故乡人家一岁，尤重三节，端午、中秋、春节。春节的热闹不必说，端午、中秋亦有喜悦。

过端午，吃粽子习俗由来已久。古人包粽子多用黍米，籽粒淡黄色，也叫黄米，煮熟后有黏性。粽子一般四个角，三个角的也有，还有五个角的，像戏台上的帽子。端午节前一天傍晚，去石坝下摘几沓箬叶，或者用芦苇，一叶叶洗净叠好。天刚亮，奶奶开始包粽子，取箬竹裹充糯米，一头尖尖像牛角。

粽子或素馅或肉馅，用稻草绳捆好，放入蒸笼。蒸笼不断冒出热气，一厨房都是糯米香与竹叶的青味。粽子出锅了，馋嘴孩子迫不及待地取一只，真烫手，只得左右倒腾，抛上落下，粽子像只青鸟在手中跳跃。稍凉一些，慌忙剥开粽叶，嘶嘶吹气，一口咬下小半只。

粽子放在碗柜，用竹筒装好，打开柜门，剥叶即食。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堂，问吃粽子的来历，有学问的乡民和我说了屈原投江事。直到现在，我对屈原还是没有太多好感，为他投水而死感到不值；对楚王更没有太多好感，小小的心灵觉得他这样的人当了王，总归是老百姓的不幸。或许是这样的缘故，总不以为粽子美味，觉得只是软糯香甜而已。吃完粽子，手上都是黏黏

的，也不好洗干净。

奶奶包粽子，会裹上一颗红枣，求一个甜蜜，再蒸几枚咸鸭蛋，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四切开，四仰八叉躺在白瓷盘中。说来也怪，咸鸭蛋非要那样切食才流光溢彩。囫囵剥壳而食，不仅少了情意，似乎滋味也差一些。我不喜欢吃粽子，唯好其香，那气息缥缈肆意又含蓄温柔。

古人多以菰叶包裹粽子——包黍米成牛角状，称角黍；用竹筒装米密封煮熟，称筒粽。筒粽方便快捷，近年巷口常见老翁老妇贩卖。粽子剥开以长竹签擎来吃，滋味清绝，有翠竹气，也有糯米的清香，还有故乡人家旧时气息。每回吃粽子，总会想起祖母。今时回忆，祖母包的粽子，说不出的家常朴素，后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美味的粽子。

端午节旧俗，照例要挂把艾草在门头，我家年年只是随意放一捆在那里。也有人家拔一把艾蒿放在门头门边辟邪，还有人将艾草剪作宝剑形状，以驱五毒。民间各色禁忌皆有仙鬼依附其上，这是俗世的庄严肃穆。大人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写个王字，说可保一年不生毒疮、痱子。幼儿穿太极图案肚兜，胸前佩长命锁，外婆、奶奶、母亲给孩子做布艺猴子玩耍。

布谷鸟在村口，在树梢，在山尖，在屋顶，一日高似一日地叫唤，听在耳里，仿佛催促人割麦插禾，布谷也被人称为割麦插禾鸟。从厨房墙壁上取下镰刀，去麦地里，一刀刀收割，麦子一片片倒下，用葛藤捆起来，驮进家门晒好，用连枷打出麦粒。连枷多由竹子做成，两米多长的敲杆，前段有一面盾形竹牌，专门用来拍打小麦、大豆、芝麻之类。连枷连轴多用栗树削成，转动灵活。南宋范成大作《四时田园杂兴》，记时人连枷事：

新筑场泥镜面平，
家家打稻趁霜晴。
笑歌声里轻雷动，
一夜连枷响到明。

宋朝人尤为勤快，一夜连枷响到明的景象我没见过。夜里起露水，并不利于连枷脱粒。这时多用风车吹去瘪谷、草叶，或者以筐箩扬起小麦，借风吹净灰皮，然后入仓。金黄的麦地又恢复了土色，不过空了三五天，就要开始播种玉米了。男人拿条锄挖地，天气开始转热，挖得久了，索性赤着上身，肋骨历历可数，几滴汗珠窝在骨肉间，吸气的时候肋骨嶙峋，如水里波纹。小时候见了，从此知道民生艰苦，多少人为了一口饭竭尽全力。村里的男人，再弱小也是家庭

D

月光城 散文

端午之书

胡竹峰

顶梁柱，他们为了子女，面朝黄土，不言不语，只是忍只是让，大道无言。

谚语早就说过：“小满插田一两家，芒种插田普天下。”稻秧满月即可插田，插田是大事，打豆腐、做糯米圆子，准备各种美味佳肴，接亲戚来喝酒。

五月傍晚，妇人挑着秧苗走在田埂上，放学早归的孩子抱了小小一捆鲜草尾随其后。一身污秽的水牛站在河潭清洗身子，洗得一河泥腥，清流变成了黑水。春耕辛劳，人累，牛更累，走路时四只蹄子微微发颤。亲牛如子，人舍不得它，伸手在牛颈套杆的地方推推捶捶，更做一些玉米粑、米浆、黄豆浆送到牛栏喂给它吃。

插田当日清晨，老派人家早早来到秧田边，在田埂插三炷香，烧香纸、放鞭炮，叩拜上天祈求丰收。还有人吃早饭前祭拜土地公。旧日风俗，插田那天的早饭不能有锅巴汤，说是汤汤水水，年中容易多雨，影响收成。插完田后，客人给主家脸上、身上糊上泥巴，是为糊仓，寓意丰收。

一下雨，桑叶浓郁起来，映得人脸都是绿的。桑园静静的，满眼绿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桑树上长满紫红的桑葚，村里人从来不敢吃它，说是有毒。

村人谓一切草莓状野果皆为范，桑葚为桑叶范，此外还有大麦范、小麦范、地形范、老鸱范。每每吃得老鸱范，染得手指是黑的，嘴唇也是黑的。有孩子顽劣，满脸涂上老鸱汁，扮演包青天扮演阎王爷，少不得惹来父母打骂数落。

桑叶是蚕的食粮。蚕食清洁，桑叶不能带水汽，不能枯萎或有异味。食桑之际，蚕猛地一缩，脑袋昂起，又低头深嗅。我喂过几次蚕，一把桑叶盖上去，蚕细小的触须样脑袋一头栽进绿叶上磨蹭啃噬，食叶之声沙沙如雨打湿梧桐，不多时，桑叶斑斑驳驳，蚕食殆尽。吃剩的叶脉下有蚕蜕的皮，还有黑色的蚕沙，干燥、坚实、均匀，微微有青草气。

童年时经常流连桑园，我的记忆有桑叶的味道，我的记忆有蚕食的声音。

中国文字记录采桑的场景很多，采桑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永恒话题。见过各种采桑图，从战国铜器图铭到今人水墨。《诗经》有许多篇章描写蚕桑，先秦的春

天一片阳光，有黄莺在歌唱，妇人提着箩筐，走在小路上，去给蚕儿采摘嫩桑。郑国的农人说，不要跨过我的墙头，不要采摘我的桑叶。魏国桑田里，采桑人来来往往。

桑叶是农民的叶子，养蚕卖茧，补贴家用。蚕身颜色逐日变淡，呈灰白两色，略显浑浊，并夹有褐色花纹，一节一节，好似会伸缩的弹簧。桐城友人说他们家门口忌讳桑树。前不种桑，后不栽柳，中间不种鬼拍手。桑同丧，柳喻流财，不吉利。槐树叶像鬼手，晚上刮风易招鬼，也不吉利，此俗我地皆无。

星光灿烂，夜色如水，菜叶上露珠粼粼。常有青萤飞入窗口，屋内荧光闪烁，更有月色照得纱窗一片皎然，几缕寒光泻进室内，映照半床诗书。

天开始热了，厚蚊帐早就拆下来换成了薄纱。厚褥子也晒了两个大晴天，装进木箱。床上铺有凉席，地下也铺着凉席。睡凉席上，蒲草的幽静包裹着人，沉浸于蕴藻之香，凉悠悠的，很舒服。人人拿着芭蕉扇，只在通风处阴凉处坐着，手中的扇子摇动不止。乡民有俗语说：

扇子扇凉风，扇夏不扇冬，有人问我借，要过八月中。扇子扇凉风，时时在手中，谁要来借扇，请问主人公。

芭蕉扇，又名蒲扇，农人惜物，取废旧的布条将扇子边缘包起来，有人家一把扇子用了十好几年。母亲用它为孩子驱蚊散热。芭蕉扇摇过树荫，摇过门槛，摇过堂屋，摇过厢房，摇过走廊，摇过一个白日暑天。入夜，躺在床上，还在不停地摇着，不知不觉慢慢睡去。天明起来，扇子不知什么时候跌落在床前踏板或地上。惜物的主妇慌忙捡起来，心疼地轻轻拂拭几下，将扇子举起查看，并没有破损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很多人家的蒲扇早就褪了青绿，骨节泛出竹黄，叶面裂出细密的纹路，像田垄被日头晒开的沟壑。汗浆浸得竹柄油亮，握处磨出浅凹。夏夜总见蒲扇悠悠悬在凉床边、竹椅上，摇得似钟摆。蚊蝇扑上来，须臾又被扇面拍散，荡进夜色。蒲草香裹着田野气息，风穿过叶脉的孔隙，摇出忽长忽短的凉，挟着腐叶的潮气，比新扇子多了三分幽寂多了三分散淡。